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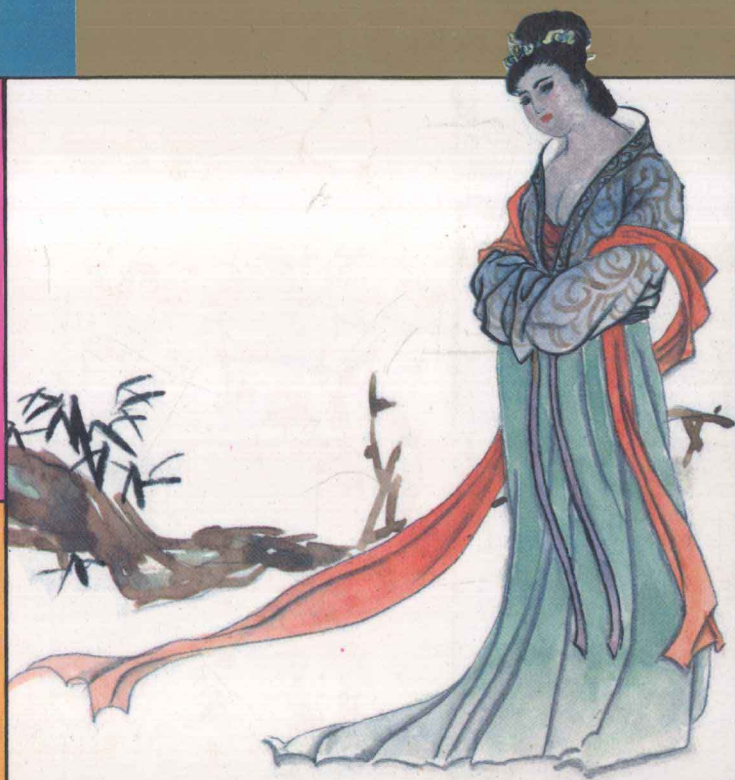
思妃 主编

插图本

历代

宫廷艳史

『五代卷』



五 代

公元 907 年——公元 960 年

公元 907 年朱温灭唐称帝，建立后梁，至公元 960 年赵匡胤代周建立宋，这时期史称五代。五代时期北方相继出现了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个相互更迭的朝代；南方和山西地区先后有吴、南唐、吴越、楚、闽、南汉、前蜀、后蜀、荆南（即南平）、北汉等十个政权，史称十国。五代十国实际是唐末分裂割据局面的继续，历时五十四年。

娶张氏欢天喜地 淫儿媳被刺身亡

词曰：

人心世道变无常，顽徒也期成帝王。世人怎解苍天意，赤龙转世建后梁。心思算尽功名就，多行不义必遭殃。父淫儿媳恶行彰，屠肠截肚无人伤！

五代第一朝后梁第一世皇帝朱温窃取了唐帝国的江山，当上了梁的开国君主，过上了骄奢淫逸的生活。

朱温小名阿三，单名一个温字，后来唐皇赐名全忠，待做了皇帝之后，又改名为晃。

朱温家庭出身贫贱。他的父亲是一个经学先生，在宋州碭山午沟还算个有名的教书匠。

他父亲朱诚共有子三人，朱温排行老三，因此朱温小名便叫做阿三。

据传朱温是上天神仙贬谪凡间。在他出生时，朱家屋顶红光腾绕，映红了半边天，似烈焰腾空。左邻右舍看到朱家房屋被红光包围，还以为朱家失火了，都披衣起身，拎桶抬缸，飞奔赶到时朱家救火，边跑边喊道：

“朱家失火了，快来救火啊！”

叫喊声、奔跑声不绝于耳。当众人赶到时，朱家门前却没有烈焰飞腾，也没有火光冲天。

众乡邻惊诧不已。正在这时，朱家室内传出婴儿呱呱的啼哭声。

正当众人不知发生什么事时，朱诚已被外面嘈杂喧闹声惊动，满头大汗跑出来，问乡邻道：

“众位乡亲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惊动大家深夜跑到我家门前相聚，还拎来这么多水，难道什么地方失火了吗？”

众人看到朱诚，正想问个究竟，现在听他这么一说，更是如坠入五里云雾中，有一乡邻问朱诚道：

“朱先生，家中发生了什么事？快告诉我们！”

朱诚心中纳闷，难道生一个小孩要惊动这么多人，再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家要生小孩啊，朱诚想到这，忙向众乡亲拱手说道：

“不瞒各位乡亲们，我家娘子刚刚产下一男孩！”

众人一听忙纷纷向朱诚祝贺，朱诚也对众人的祝贺表示感谢。

但众人心中都惊讶不已，暗想朱家这孩子一定是神仙下凡，才会红光漫天的。

于是有人告诉朱诚，是他们看到朱家房上火光直冲云霄，以为是失火了，才纷纷赶来救火的。

朱诚听后半信半疑，慌忙向众乡邻鞠躬行礼，说道：

“麻烦各位乡亲了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请各位回家歇息吧，三天后请来我家喝喜酒！”

众人听罢，满心狐疑地走回了家。

从此，众乡邻流传说朱温出生时有这样异征，长大后一定会发迹，成为王侯的。

待朱阿三长到十岁时，和常人也没有什么异样，只是他爱舞刀弄枪，爱与邻里伙伴打架惹事。引得朱诚大骂阿三顽劣，不可教育。

朱诚曾经对族人说：

“我平生熟读四书五经，赖此糊口。所生的三个孩子，只有大儿金昱还有些象我，二儿和三儿统统不肖，特别阿三刁钻顽劣，恐怕将来我一世名声都要坏在他身上！”

在阿三十四岁时，朱诚因积劳成疾病死。扔下一母三子，坐食孤帑，实在活不下去了，不得已投奔萧县，在富人刘崇家做佣人。朱母做佣妇，三个儿子做佣工。

老大全昱为人老实勤谨，主人还满意。可老二朱存与老三朱温虽然浑身力气，却一个粗俗，一个狡猾懒惰。特别是朱温平时好逸恶劳，还满嘴大话。

主人刘崇常责骂朱温道：

“朱阿三，你平时只会说大话，实是一无长处。自从你到我家佣耕，想想哪片园子是你灌溉的，哪片田地是你耕种的？”

朱温听到刘崇责怪他，不但不听，还理直气壮道：

“只有村民野夫才只知道耕种，你怎么知道我的鸿鹄之志呢？难道我会一生在你这佣耕吗？”

刘崇听他出言顶撞，禁不住怒火上冲，拾起一根木棍向朱温打去。

朱温一把将木棍夺下，折为两段，扔到地上。斜眼怒视着刘崇，无所畏惧。

刘崇更加恼怒，进去找大棒要打死朱温。正巧被刘崇母亲遇见，问刘崇道：

“崇儿，告诉母亲，什么事把你气成这样？”

刘崇怒气冲冲道：

“我要打死阿三这个无赖，他竟敢顶撞我！”

刘母一听大惊，忙劝阻道：

“崇儿，打不得的，打不得的！你不要轻视阿三。他将来不得了啊！”

看官，刘母为何护着一个普通的佣工呢？

原来朱温到刘家不久后的一天夜里，在他睡熟之后，忽然发出巨大的响声，年老少眠的刘母被这怪异的响声惊起，偷偷来到朱温床前探视，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：

只见朱温在睡榻上，被一条红蛇蟠住，这巨蛇鳞甲森森，光芒闪闪。吓得刘母毛发直竖，口中禁不住大叫了一声。

惊叫声惊醒了睡梦中的朱温，他倏地挺身坐起，那条巨蛇突然消失了。朱温见刘母站在床前，愣愣地看着自己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忙下床对刘母说道：

“老人家，您这是怎么啦？”

刘母听朱温这么一问，才回过神来，忙道：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睡不着，随便走走。”

说毕刘母回到自己房中。

从此以后，刘母认定朱温并非常人，常告诫家人说：

“朱阿三不是凡人，一定是上界神仙下凡，日后定会封侯拜相！”

家人半信半疑，甚至笑刘母老糊涂了。

刘母对小阿三格外优待，经常照顾他的起居饮食，常亲自给他理发，象对待自己的儿孙一般。

朱温居住刘家，始终无赖，到了十八九岁仍然劣性不改，经常闯祸生事。刘崇一要教训朱温，刘母就以身相护。刘崇很孝顺，为不惹母亲生气，也就一次次罢手。

这次又被母亲拦阻，只得气闷地走了。刘母把朱温叫到跟前，告诫道：

“阿三，你已长大成人，不该再这样游手好闲，你既不愿耕作，还能做什么呢？”

朱温听后，恭敬地答道：

“我平生最喜欢骑射，不如给我弓箭，让我到山里打些猎物，给大家换换口味。”

刘母听后大喜道：

“这也好，却不要射死人啊！”

朱温高兴说道：

“谨遵教诲，我会注意的。”

刘母找来弓箭交给朱温，并再三叮嘱，不要闯祸。

朱温这次还算听话，每天猎取野兽。他身手矫捷，就是善跑的野鹿，也逃脱不掉。

刘家的餐桌每天都有珍禽野味，刘崇也很满意，逐渐改变对朱温的看法，认为阿三很有才能。

一天，朱温追逐一只野鹿，来到宋州郊外。此时正值阳春三月，春和景明，艳阳高照，群莺乱飞，景色迷人。

朱温正在观赏风景，忽然路上有兵士一百多人，护拥着

两辆香车，向前走去。

朱温心中一动，好奇心顿生，从后面急急追赶，想看个究竟。那香车进入山麓，绕过一片红墙，转了几个弯进入一个大寺院。

那两辆香车在寺门前停下，由婢媪扶出二人。一个是半老妇人，举止端庄，有官家贵妇风度，一个是大家闺秀，年龄不过十七八岁，生得仪容秀雅，身段匀称，眉宇间露出一股气。

朱温预料那二人必是母女入寺进香，等她们二人进去后，也放胆随着进去。

待母女二人拜过如来，参过罗汉，由主客僧引着进入客堂时，朱温三步并两步追过去，走到那女子跟前，仔细端详，确是个绝世美人。

朱温色迷迷地盯着这女子几眼，一颗淫心早已怦跳不已，浑身如过电一般，麻酥酥好生难过。

朱温勉强定了定神，让她们走过去。这女子随母亲走入客室，稍稍休息一下，便由兵役们陪同出寺，上车走了。

朱温随她们来到寺外，待目送她们走后，返身回寺问明主客僧，才知道所见的母女，年龄大的是宋州刺史张蕤的夫人，年轻的便是张蕤女儿。朱温惊讶地问道：

“张蕤吗？他原是矧山富室，与我是同乡，现在在做宋州刺史吗？”

主客僧答道：

“听说他将要御任了。”

朱温听后走出寺内。

在回去途中遇见了二哥朱存，谈了刚才发生的事。朱温边走边道：

“二哥，你还记得父亲在时，谈过汉光武帝的故事吗？”

朱存答道：

“好象听父亲谈过，但现在已记不大清了，你问这干什么？”

朱温回答道：

“汉光武帝未做皇帝时，常自叹道：‘做官应做执金吾！娶妻当娶张丽华！’后来果如所愿。今日所遇的张女，恐怕当年的张丽华，也不过如此吧！二哥，你说我配做汉光武帝吗？”

朱存谑笑道：

“癞虾蟆想吃天鹅肉，真是自不量力，你以为你是汉光武帝刘秀吗？”

朱温愤然道：

“二哥为何如此轻视？时势造英雄，想刘秀当日，有什么官爵，有什么财产，后平地开天，做了皇帝，娶了张丽华为皇后。今日怎知我不能成为汉光武帝第二呢？”

朱存笑道：

“你可太痴情了！想我们今天寄人篱下，能图个终身饱暖，已经算是幸运，还想什么娇妻美妾！”

朱温听后，轻声道：

“那该怎么办呢？难道我们要永远寄人篱下，安于贫贱吗？”

朱存劝慰道：

“常言说人各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若想成大事，就得有个依

靠，哪有平白无故就得到的？”

朱温感悟朱存的话，直言道：

“为今之计，不是投军，就是为盗。而今唐室已败，兵戈四起，前些时听说王仙芝在濮州举兵反唐，最近又听说黄巢在曹州起事响应，以你我二人的勇力，若去参加，得些子女玉帛，也很容易，何必在这厮混，埋没自己呢？”

这一番话，把朱存的心也说动了，便顺应道：

“三弟说得有理，我与你去投奔黄巢吧！”

朱温又道：

“暂且先回去辞别母亲和主人，明日再动身不迟！”

二人商议已定，就返回刘家，先去禀明老母，只说要外出谋生。

朱母为二人担心，还想劝阻。二人齐声说：

“儿等已年近弱冠，再不去谋点营生，可要老死在这里了！母亲尽管放心！”

全昱听后，在一旁劝朱母道：

“二弟三弟既有志外出，就由他们去吧，母亲不要阻拦，何况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为何要留他们在家中呢？”

朱温托付大哥道：

“我二人去后，麻烦大哥照顾好母亲！”

朱全昱忙答道：

“我在这侍奉母亲，二弟三弟尽管前去，如有生路，一定要回来告诉一声！”

两人应声称是。朱温感谢刘母好意，就入内陈明，刘母也吩咐数语。

两兄弟过了一宿，第二天清晨，饱餐一顿，便拜别了母亲和刘母。

此时黄巢占据曹州，在山东横行无阻，一路势如破竹。郓州、沂州一带，也被黄巢占领。

义军将领见朱温兄弟二人身强体壮，武艺高强，就录用了他们。

二人参加义军后，依仗全身勇力，勇往直前，不久被提拔当上了小队长。

朱存在攻城时，乘机夺取了一个富宦千金为妻。唯独朱温纪念张氏女，不肯另娶他人，因此还独来独往，形单影只。

由于朱温在义军中立功颇多，得到黄巢信任，跟随左右，并做了亲兵头领。

朱温对张女念念不忘，便乘机说服黄巢攻打宋州城。

黄巢信任他，不知有这样一段前缘，便给他几千兵攻打宋州。这正遂了朱温的心愿，他立即带兵围攻宋州城。

哪知宋州刺史张蕤早已卸任，现在刺史颇具军事才能，宋州城可谓固若金汤。朱温久攻未下，又听说救兵已到，只好悻悻撤走。

几年后，朱温屡经黄巢提拔，当上了防御使。

在东驰西突，南征北战中，朱温掠的美女，也不知有几千几百，他天生好色，哪里按捺得住？就拣了几个娇娃，叫她们侍寝，但心中总嫌不足，味同嚼蜡，没什么兴趣，今日受用，明日舍去，总是不肯正名定份，约为妻室。

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偏他心上人被驱至同州，被部下掳来，献到朱温面前。

朱温定神一看，顿时心花怒放，眼前这女子虽蓬头垢面，但掩不住那特有风韵，朱温虽经多年，对张氏女记忆犹新。

朱温一下认出眼前这位少女正是自己梦萦魂牵的女子，不禁失声叫道：

“你是前宋州刺史的女儿吗？”张女点头称是。朱温连声道：

“请起！快请起！你与我是同乡。猝遭兵祸，想是受惊不小了！”

张女含羞称谢，站立一旁。

朱温又问道：

“你家中还有什么人，为什么一个人流落异乡，受漂泊之苦？”

张女答道：

“妾父已去世，母亲也失散了，我跟一班乡民，流离到此地，幸亏遇见将军，顾念乡谊，才得苟全。”

朱温情不禁地吐露出自己的心声，他兴奋而痴迷道：

“自从宋州郊外，得睹小姐芳容，倾心已久，近年东奔西走，时常打探小姐消息，一直杳无音讯。我已经私下发誓，如果娶不到小姐，情愿今生今世鳏居，所以直到今天，正室仍然没定。天缘辐辏，重见小姐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”

张氏听到这里，禁不住面生红云，俯首无言。

朱温随即召来婢仆，拥张女到居室中，选择好日子，正式成亲。

到了吉期，朱温穿着礼服，做了新郎。

拜天的时间到了，两行细乐悠扬，二十名艳妆俊美的丫头各执红灯两旁照路，簇拥着张瑶姬来到香案之前。众乐齐作，二人同拜天地。又进二堂拜祖先遗像，再双双引入洞房，交杯合卺，撒帐坐床。

朱温手下的将士都争相观看，你进我出，拥挤不堪。

朱温高兴得不知所措，待人散了之后，伴娘对朱温说道：“朱将军，你怎么还不替新娘子揭头盖啊？”

朱温暗想道：

“瑶姬不比别人，不可造次。”

但他心中又急急的要瞧，被伴娘一提醒，忙过来将方巾揭开，一见张氏仪容，怔怔出神，不觉失声道：

“呵唷！”

忙又咽住了。张氏心内想道：

“这朱将军神采飞扬，高大魁武，也算般配，他这是爱我，才致大惊小怪的。”

正在这时，一群手下将士的家眷来闹洞房，对朱温道：

“朱将军，这儿没有你的事，且先出去逛逛。”

朱温到外边混了半天，对身边士卒说：

“今天这时间怎么过得这样慢！”

士卒笑道：

“将军，哪里是时间过得慢，只是你心急罢了。”

朱温微笑不语。

好容易等到那一群人散去，朱温才得以进入洞房。

朱温进入绣幔，同张氏并坐相顾，两人心中都似有许多

话，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
朱温将身体往张氏身边靠去，张氏刚要挪开，却被朱温一把拉住，低低地说：

“妹妹，我因为有句话要对你说，所以靠近些，你千万别动。我今日见了你，心里乐极了，又不知怎样才好。”

张氏这时已是娇羞不堪，那含羞带怯的模样让人又怜又爱。张氏听朱温说完这番心里话，低声说道：

“妾有幸遇上将军，才免于一死；又有幸蒙将军垂爱，和将军成就百年姻缘，妾就是一死，也不足以报将军大恩！”

朱温见张氏这样贤惠，通情达理，心中更觉自己的选择正确，能找到这样一个美丽而聪颖的妻子太幸运了，忙对张氏说：

“妹妹，隔那样长时间再次相遇，是我们的缘分，我乃一个武夫，却得到妹妹这样的好妻子，实在是前世修来的福分！”

说罢，二人默默相对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朱温温情脉脉道：

“咱们的话等以后再说，妹妹连日乏了，早些歇息吧！”

张氏脸一红，低头回道：

“将军先请！”

朱温自己先脱去外衣，穿着贴身裤褂上床，拥被坐待。

张氏也褪了长衣，穿着小衣，要进入被中，朱温忙拦住道：

“妹妹，你我百年吉利，今宵为始。古语道“与子同衾”，别辜负了上天的恩典！”

张氏不语。

朱温又笑道：

“妹妹，别再耽误宝贵时间了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咱也效个鸳鸯于飞，如何呢？”

张氏会意，羞怯不语。朱温一见张氏已默许，心中大喜，急不可待地要替张氏脱下几件薄衣。张氏娇羞地半推半就。

两个人此时一个微醉，一个情浓，一同进入锦被之中。张氏身上香气四溢，那是少女身上特有的体香。朱温抱着张氏滑如凝脂的身子，把鼻子贴在张氏身上细闻，一面说道：

“这才是‘软玉温香抱满怀’啊”

张氏笑道：

“将军也是玉呀！”

朱温戏谑道：“我是块黑玉，而且没有香，不过不久也会香的！”

张氏听得如坠雾中，问道：

“既然不香，怎么过一段时间又香了？”

朱温将身子又贴近一些道：

从今以后，日日拥香在怀，不就近朱者赤，近花者香了吗！”

说罢搂住张氏，两个如胶似漆，热情似火，度起良宵来了。

唐僖宗中和二年，朱温背信弃义，见黄巢义军受挫，马上带兵投降唐朝。

由于朱温的投降，导致黄巢起义军的最终覆亡，黄巢也在泰山附近战败自杀。

朱温因此被唐僖宗诏封为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并赐名金忠。

唐光启二年，朱温晋爵为王，权势日盛，成为众藩镇中的一个强镇。

俗语说得好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他生成是一副盗贼心肠，专喜欢损人利己，遇着急难的时候，即使让他下跪，他也愿意，待到急难一过，依然趾高气扬，甚至以怨怒报德，往往将救命恩公，一古脑儿迫入死地。

却说黄巢自杀后，其手下大将尚让率兵进攻朱温据守的汴城，河东军师李克用，好意救他，派兵逐走了尚让的军队。

朱温邀克用到上源驿，假装犒劳李克用，席间朱温对李克用屡表谢意，频频举杯致谢道：

“多蒙兄长救援，否则愚弟定要丧命于汴州城下了，以后如果兄长有用得着愚弟的地方，尽管说来，愚弟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！”

朱温那信誓旦旦的样子，使李克用感动不已，当下告辞离去。

可是，到了夜间，朱温却偷偷派遣军士，围攻驿馆，将恩人李克用乱刀杀死，又将克用带去替他解围的军队全部斩杀。

这还不算，朱温还进兵河东，夺取河东。克用全家陷入朱温手中。

朱温见克用妻子姿色可人，立即携归汴梁。

回到汴梁后，当夜就令这克用妻侍寝，强行奸宿。

这朱温见室中只剩下自己了，哪里还等得下去？当下如一只饿狼似地扑向克用妻，将其按到床上，撕扯起来。这克

用妻乃烈性女子，哪里甘愿受其侮辱？对着朱温又撕又躲，一时之间，朱温得不了手。

朱温早已急得象热锅上蚂蚁，见她不顺从，怒从胸中起，扬手向克用妻猛打，直打得她嘴角流血，朱骂道：

“不知好歹的贱人，比你厉害的也见得多了，看怎么制服你！”

朱温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绳子，野蛮地将克用妻双手双脚牢牢缚在床栏上，又取过一条毛巾将嘴堵住。

克用妻毕竟是一弱女子，这时已浑身乏力，只紧闭双眼，咬紧嘴唇，等待那奇耻大辱的袭来。

朱温三把两把就将克用妻的衣衫撕下，一片雪白的酥胸顿时坦露无遗。朱温贪婪地盯着那高耸如峰的胸脯，口中梦呓似的叨咕着。

朱温一双手已贪婪地向那胸部摸去，并狂傲地笑着，似庆祝自己的胜利。

克用妻躺在床上，欲哭无泪的双目向上怒视。

朱温哪管她的死活，只浸没在发泄兽欲的快感之中。不一会儿，朱温已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了。

待云收雨散之后，朱温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，瘫倒在克用妻身上。

这样奸宿数宵，后经爱妻张氏的婉言讽谏，才让克用妻削发为尼。

经过这事之后，朱温觉得自己冷落了爱妻张氏，因此对张氏更加缱绻，备极亲爱。

元宵这日，朱温携张氏到得园中，放起各种花灯，灯月